

孟子新讀本 下冊

王氏船山云。迹。轍。迹。也。王者時巡。方嶽太史。陳詩以觀風。平王東遷。巡狩典廢。車轍馬迹。絕於天下。列國風詩。不貢於太史。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若衛朔。鄭忽。秦康。陳靈之事。編爲歌謠。天子不得而采之。夫子錄之於傳。誦之餘。謂之詩亡。可矣。集注云。黍離降而詩亡。於義未盡。

愚按。何言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聲音之道。與政治通。聲音發而迹象顯。故王者之迹。見於詩之聲音。商頌之聲。闕大深遠。若長發若殷武。莫不淵淵。乎有金石之音。此湯與伊尹之政迹。識者知其聲之遠也。故其後生孔子。周詩之聲。廣大純實。若大明若縣若臯矣。若公劉若詩。邁若思文。莫不有忠厚中和之意。此文武周公之政迹。識者知其聲之遠也。故其有天下。至八百年。迨其後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周宣王之中興。非不盛也。然而其聲平矣。故其政治漸以不振。吳季札聘魯。觀樂所以能知各國之風土人情。而藉以攷察各國之政迹者。以此雖然。邶。鄘。而下多春秋時之詩。又何言乎詩亡也。蓋詩者志也。邶。鄘。以下之詩。其聲淫以蕩。其志弛以肆。志荒而正大之聲亡。故雖有詩。而謂之詩亡。可也。是以班固曰。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也。又何言乎詩亡。然後春秋作也。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適在詩亡之後。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其後或力政。疆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趙注。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鬪凶之類。與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

愚按此言未修之春秋也。

不言孔子脩春秋
但引孔子一語
作結神遠意長
化工之筆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注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愚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絕繼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又曰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之義在於垂禮典正名分俾天下之人心明是非善惡然浚此幾希者存而人道乃不絕於世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在斯乎史遷之言頗得聖人之意晉杜元凱云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具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言亦平實而有理乃公羊家學張皇其詞以為黜周而王魯後人附會遂謂孔子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巨明為素臣開穿鑿之門啟嘉陵之漸其於孔子竊取之言何相悖耶夫孔子修春秋所以別嫌疑而乃自蹈於嫌疑耶有識之士非之久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楊氏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王氏船山云史載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白子上生子家求子家生子京箕孔子至子家為五世伯魚至子京為五世子京生子高穿子高與平原君同時周赧王五十年丙申平原君始相趙去孟子諫齊伐燕時五十年則孟子正與子家子京同時適值五世之際故曰五世而斬憂其墜也或以三十年為一世計孔孟相去之年自孟子歸而著書時去孔子作春秋正百七十年也

傳道不必明言
而其意自在言
外故曰聖人之
情見乎辭

簡要而詰屈

方云此章論蓬
蒙而推原其罪
歸之於羿是蘇
子瞻荀卿論韓
非論之所本也

愚按此君子小人指有德有力而言。天以氣養人，人得其氣而各以異蘊蒸之而為澤。人之吐氣或清淑或惡濁，必逾一。二時而始散。凡君子小人之有德有力者，其善氣其惡氣蘊蒸漸漬於一家或一國之中，必至五世親屬既竭而始散。綿屬其善氣非易也，洗蕩其惡氣亦非易也。故天下有為惡而不遽滅者，亦有為善而不遽昌者，皆由其先世之澤未盡，斬也。孟子此言非徒然也，正與上庶民去之二句相應，所以垂萬世法戒者深矣。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朱注：私猶竊也。淑善也。人謂子思之徒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為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不得而辭者矣。

愚按：孔子脩春秋以繼周公者也。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而未得親承教誨，也是不幸也。然君子之澤未斬，而猶得私淑諸人，也是其幸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周公孔子，猶與也。自虞舜以下，列聖遙遙，相承學識，遞嬗於世，此人道之所以不息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天下無兩可之道。可以取可以無取，而取焉者，必有曲徇而私者也。貪之根也。故曰：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而與焉者，必有見市於人者也。濫之根也。故曰：傷惠。若夫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焉者，未必其為私也。激烈之過而死也，是小勇也。君子知己身之可貴，不為激烈之行而死。故曰：死傷勇。傷大勇也。張氏云：於所不當然者，而然則於其所當然者，廢矣。此說是也。天下無兩可之道，貴在臨時以決之。然決之而誤，則奈何？曰：君子平日有辨義之學，能辨義則不惑而不誤。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

斷制處如神龍不可方物

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王氏船山云：古之稱羿者不一。莊子列子山海經屢言羿者，皆非有窮后羿也。窮羿篡夏，身為天子，勢不復與天子角技，其死也，自以寒泥之奸，更相爭奪，而不緣射且以亂臣賊子假手凶徒而膺天誅。孟子顧曰：是亦羿有罪焉。何其舍大惡而擿微愆邪？謂逢蒙為羿之家衆，亦臆詞也。羿上古之善射者，後因其名以為氏，故堯時有羿，夏復有羿，窮羿戮而射師始不以羿名矣。愚按：逢蒙之殺羿，實羿之自殺也。何言之？蒙之處心積慮而殺其師也，其人之桀、鰲、凶惡可知也。向使羿而不教蒙射，則蒙何從而殺羿？向使羿教蒙而不盡其道，則蒙又何從而殺羿？向使羿教蒙盡其道而先幾以遠之，則蒙又何從而殺羿？然則羿之教蒙射無異於啓其殺機也。然則羿之教蒙盡羿之道，又不知其人之桀、鰲、凶惡而親之近之，無異於自殺其身也。然則孟子責羿之有罪為天下萬世交惡人者，戒也。然則逢蒙之罪不勝誅，孟子更無待於言也。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蘇云：文勢至此，絕而文情正，欲絕而文情正，爾絕而文情正，取友之端以證，惡得無罪之語，不須與龍斷章，自應與龍斷章，同此只引學射，更為的當蓋長，於喻者不迫而，切云取友不端，意只在尹公他，反面上道出不，必另發議論簡，右之至。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此言取友端則不至罹殺身之禍也。向使尹公而非端人，則孺子死向使廋斯而非端人，則孺子亦死。然則孺子為倖免歟？非也。惟其平日取友必端，故得免於死。非倖免也。然則廋斯為廢公歟？非也。孺子病，鄭師退去金發，矢足以返命，非廢公也。然則廋斯為報私恩歟？非也。彼此適相值，初無容心也。然則廋斯不為報恩歟？非也。不忍以孺子之道害孺子，愛情之發也不忍者。為報其師恩也。然則廋斯之念及尹公，私之至也。然則廋斯之不殺孺子，公之至也。然則廋斯之抽矢去金權也，人情之至也。然則廋斯之發乘矢而反經也，天理之至也。然則天下之至私不害其為至公也。然則天下之人情，乃所以為天理也。然則成道義者，友也。然則全性命者，友也。然則人之取友，禍福之先幾也。然則人之取友，死生之關係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張氏云：此戒人自棄而勉人自新也。人固有質美而自恃者矣。一放其心以陷於小人之歸者，有焉。人固有平日所為未善者矣。一知悔艾以進於君子之域者，有焉。示之以西子蒙不潔之喻，所以見質美者，毋或自恃競懼自持而不替也。示之以惡人齊戒沐浴之喻，所以使有過者，思所自新，沛然遷善之速也。

愚按：此章勉人之去惡而為善也。西子蒙不潔，不過一念之惡也。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矣。惡人齊戒沐浴，不過一念之善也。則可以祀上帝矣。庶民去此幾希，君子存此幾希，正在一念間。爾善惡之界，可不懷哉。可不勉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張氏云。天下之言性。言天下之性也。故者。本然之理。非人之所得而爲也。有是理則有是事。有是物。夫其有是理者。性也。順其理而不違。則天下之性得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順則無往而不利也。

愚按此章亦發明性善之旨也。何謂故已然之迹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發見。皆所謂故也。何謂利。自然之理也。求已然之迹者。當知其爲自然之理。非有所強爲者也。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張氏云。鑿者。以人爲爲之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故謂之鑿。鑿則失其性。失其性則不可推而行。無所利矣。此所以惡夫智也。是蓋以其私智爲智。而非所謂智也。若禹之行水。則所謂智矣。蓋就下者。水之性也。水之性。非禹之所得爲。禹能知而順之。非智乎。事事物物。其理之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然也。智者之於事物。皆若禹之於水。則智不亦大矣乎。所謂行其所無事者。非無所事也。謂由其所當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也。

愚按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以自然之性。而謂必矯揉造作以成之。所謂鑿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萬物皆備之性。而求之於杳冥昏默之中。亦所謂鑿也。夫善者。人之性也。就下者。水之性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因其自然之理而導之。則明乎率性之道。而其智大矣。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朱注云。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至爲歷元也。

方云首節叙小
人卑鄙情狀如
書二節叙右師
駭泰聲口如畫
三節觀孟子處
得極平和禮字
是主意

張氏云。天雖高。星辰雖遠。而其故皆可而求。蓋莫非循自然之理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而况他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人紀。裁成萬化。其事業為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毫末於此。皆天下之性所當然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張氏云。右師王驪。齊之嬖卿也。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蓋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

顧氏亭林云。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錢氏曰。公行子當是為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為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禮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即職喪之禁令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張氏云。右師不悅。而以為簡己者。蓋孟子一時之所尊敬。驩雖小人。亦以孟子為重也。故欲幸假其辭色。以為己之榮。是以望於此。而以其不我顧為簡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我。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此章通體不言
孝而處皆含
孝字中間插入
有人於此三節
特為恢詭末節
是故一頓始結
出本旨末以釋
作結文境尤縹
渺學者得我言
再將原文細讀
自有會悟

張氏云。君子之動。無非禮也。朝廷不慝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禮也。君子行禮。故常履安地。而有餘裕。他人不由禮。則自蹈於險。艱而已。所謂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
愚按。孔子之待陽貨。亦不過循禮而已。聖人處憂患之境。陳九卦以履卦為首履者。禮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

存心。

此章書隱括。孝經大義。孟子之學。得自曾子。故七篇中發明曾子微言甚夥。而此章為尤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此心字。即本心。明本心。則為人。昧本心。則為禽獸。仁者。長人之德。禮者。嘉會之源。孝之所推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即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慢於人之義。孝之道。愛敬而已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君子非懼橫逆也。懼傷其身以傷其親也。我必不忠四字最好。蓋竊仁禮以作僞最足取禍。妄人昧其本心者也。禽獸則不可教訓。不知話言。故曰又何難焉。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終身之憂，孝子終身不忘其親也。一朝之患，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辱及其親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以必以舜為法者，舜大孝之人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所以兢兢業業以保其身者，跬步不敢忘其親也。由是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如曾子所謂我知免矣。蓋孝之始終，賅於是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易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禹、稷生唐虞之世，堯舜能用之。君明臣良，志同道合，是以不惜。

方云首二節叙
事以下論贊同
道二字是主只
說禹稷之所以
急而顏子一面
自見此文之高

簡處也正論已
畢收忽設二喻
測奇恣變化不可

犧牲其身以為天下孔子賢之者賢其出之得其時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易曰酒醴勿用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顏子生春秋之季世無用我而又有孔子一車兩馬周游列國以行其道故可處於陋巷而不出孔子賢之者賢其處之得其時也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易傳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言體用之相為消息也聖賢同歸而殊塗故曰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危以動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禹稷之所以如是其急者非好自表暴也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也若因匹夫有責之言而強預人事或借己溺己飢之說而隱以圖名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引喻結束更不
回應本文飄忽
奇橫蘇文中常
用此法

張氏云。顏子未見於施爲。而遽比之禹稷。不亦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果何所自乎。德者本也。事功者末也。而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所謂事功在聖賢。夫何有哉。惟其時而已矣。

愚按。易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象傳曰。進无咎也。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象傳曰。以時發也。此言乎其當行也。乾之上六曰。亢龍有悔。文言傳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此言乎其當止也。聖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若處當止之時。而強欲行之。則知得不知喪。必至有悔矣。是以曾子常誦孔子之言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張氏云。墨氏兼愛。似乎禹稷之憂民。楊氏爲我。似乎顏子之往陋巷。惟其不知天理。時中而妄意以守一義。蓋墨氏終身被髮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鬪。而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賊。夫道豈不甚哉。

愚按。此章發明理一分殊之旨。天下皆同胞也。何所謂同室。何所謂鄉鄰。亦視乎其心理。與其境遇之異。爾。易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人。謂之同室。可也。易傳曰。近而不相得。則凶。不相得。謂之鄉鄰。可也。故君子之出處。視乎道之合與不合。孟子一書。不言易。而其論出處進退之道。則無非易理。在善易者。心通而神會之。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君子交遊。必以其道。故公都子疑焉。爾。

方云兩夫章子
作提筆一是則
章子已矣作結
如筆筆意開合自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人有陽剛之惡有陰柔之惡惰其四支博弈好飲酒好貨財私妻子從耳目之欲皆陰柔之惡也好勇鬪很陽剛之惡也陰柔之惡皆使父母失其養固為不孝陽剛之惡負其血氣逞激烈之性以陷父母於危險之地其不孝為尤大也孝經孔子言五孝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而孟子則言五不孝此五不孝尤世俗之所易犯有一於此即為不孝也天下人子其慎之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愚嘗謂家庭之間非計較是非之地得孟子之言而益信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

矣。

人子處家庭之際。觀其設心焉。爾如章子。處人紀之艱。而設心不負其父。聖賢猶哀其愚。而諒之。世俗人子。卑鄙悖逆。或爭田宅。或奪貨財。設心如此。无異禽獸。人心日下。皆由於此。愚嘗謂凡父子兄弟爭財者。其家必不昌。何者。為其所斤斤計算者。皆己之骨肉也。則不祥孰甚焉。

又按國策載秦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齊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赦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據此。是章子之父自殺其妻。父子因而責善。而章子乃出妻屏子。終身不養。迨父死之後。並不敢更葬其母。此其為孝至矣。孟子所以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也。通國皆稱不孝末世之是非。尙足憑乎。嗚呼。章子處人紀之至艱。而其孝如此。其用心委曲如此。然則處家庭之順境者。曷為而尙猶拂逆其親乎。讀孟子之言。其亦瞿然自省。憬然以悟乎。

方云亦傳論體也。文格與禹稷章同。而論贊少。為變化。又云諸馮禹稷及此章皆就古人行事之不同。一者以描點道之。可以示學者不。明君子時中之道。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偁去。君誰與守。

張氏云。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夫於其所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而於其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故慷慨殺身者。易而從容就義者。難。故常人為血氣所蔽。是以莫能擇義而處。惟君子燭理之明。克己之力。故於事物物之間處之。而從容也。此曾子子思之所以同道歟。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張氏云。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固非為臣矣。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與其難。蓋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為之臣。則固為微矣。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逃之。可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義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有哉。故曰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以其天理時中。一而已。嗟乎。知曾子子思之所處。則知微子比干箕子之事矣。易之為書。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於其事當其時。而各有處焉。蓋莫非天理之素也。非夫克己窮理者。其孰能與於斯哉。

愚按。古之學者。必尊師。師者所以傳道也。授業也。解惑也。三代而後。為師者不知所以自尊。而失其為父兄之道。學者遂視師為平等。而失其為弟子之禮。漢司馬遷過夷門。思信陵君之執轡。傍徨而不忍去。有以也。為其得尊師之道也。或曰。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然則子思非師歟。子思自處素高。奚為不去。歟。曰。子思居衛。有守土之責。所以寇至而不當去。以其為臣而非為師也。自古無土地之責者。乃無必死之義。若夫既受人之土地。則無避難之理。惟子思自處之高。故於

方云此篇多發
揮道一之說如
舜文同揆禹稷
顏子同道皆指
子思同道而已
點道一而於此
章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明已
耳又所以明無
之道與堯舜無
異堯舜之道固
人人所固有二
人所共由無二
道也可謂深切
著明矣
方云麀酒肉而
後反則盡富貴
也將小人情狀
也大口氣形容
張大氣未嘗有
顯者來更將女
子聰明語氣畫
出徧國中與
立談者是國中
人鄙薄情狀此
其為驥足之道
也是恍然大悟
語氣今若此是
含蓄憤恨語氣
施從外來是

守土之義斷斷乎其必爭也。易否之象傳曰：君子以儉德辟難，困之象傳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甘地各殊，故其義各有所當也。此章亦發明理一分殊之旨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朱注：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

愚按：齊王愚甚矣，瞞其所不當瞞也。使王而果敬孟子之品，學師之可也。舉國而從之，可也。瞞何為者？使孟子而果有非常人之行，亦非黠淺之人所能知也。瞞何為者？孟子曉之曰：堯舜與人同耳。所謂言必稱堯舜也。人之性皆善也，庶民去之者，去此善也。君子存之者，存此善也。不過幾希之間也。此堯舜所以與人同，而人終不能與堯舜同也。齊王亦為善而已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際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驥足之道也。其妻

香濁情狀無不
描寫如生
文章有法
有中之點綴
有加倍描寫
有國中之無
談者卒之東
潘間之祭者
目中點綴法
施施從外來
其妻妾加倍
寫法也
今若此三字
揆無限烟波
蘇云轉作斷
簡潔韓柳諸
皆如此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孟子何惡乎齊人惡其乞焉。爾齊人曰。天下人皆乞我何為獨不乞人。皆壓酒肉我獨不得醉飽也。人皆富貴顯者而我曾不得效。乞者非我之所借也。人借之而我學之也。嗚呼。惟如是。故天下無人不乞。惟如是。故天下皆齊人。夫天下無人不乞。則乞之途愈窮。而富貴顯者必不能得天下。皆齊人。則人人不知自立。而皆至於餓且死。君子曰。是乞之終不可為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富貴利達之人。未嘗不讀書談道。而并其不如妻妾者。妻妾之心。尚有良知。富貴人之心。全喪。其良知也。曷為而全喪。其良知推原。禍始在於有所求。爾求者倚賴之性。奴隸之行。而覆宗蠹國之根由也。易言。畜臣妾。論語言。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舉世滔滔。而為奴隸之行。家焉有不破。國焉有不微者哉。孟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是富貴利達人之居心。品行。并出於妾婦之下。其推勸為尤深。且人生當世。無不各有其天職。苟人人各安其分。各盡其職。則天下自治。今皆倚賴而出。求於在上者。不能不徇情徇情。而遷就。依回敷衍。泄沓之風。由此而積。其始不過倚賴。繼則誑騙。終則為穿窬盜賊之行。此而不足。又顧之他。舉天下至重之政治。至大之事業。盡寄於若輩之手。蔽賢殃民。寢成一泯泯。夢夢之世。如是而家焉有不破。國焉有不微者哉。孟子此章本意。不過戒人之于求。而吾謂在上者。苟能斥絕于求之徒。則士大夫奔競之風不禁。而自息。閭門之內。詎復有羞且泣者乎。然世之人。惟知有富貴利達。而不知為妻妾地者。蓋蚤起之良知。消亡久矣。夫也不良。讀墓門之詩。或通身汗下。乎願或者謂相泣於中庭。其風為已古矣。

雄年恣肆其理
其文均可當古
不磨大義諸篇
均本易序卦傳
此篇較難著筆
文境至此亦逢
謂取之左右逢
其源矣

離婁篇大義

孔子作易乾卦文。言傳曰存誠曰立誠。以發明自強之義。傳之於
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傳之周子。大哉誠也。其天地之奧。國家
之之所以立乎。聖人既竭目力。既竭耳力。既竭心思。皆誠爲之也。
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治其民。蒙
幽厲之名而不恤。由是而失天下。誠也者。保四海。保宗廟。社稷。保
一身之根源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求諸己。本身作則而已矣。
故沛然德教行乎四海矣。不誠則不仁。不仁則安其危而利其菑。
孟子深薄夫齊人深惡夫楚咻者也。然而齊景公之語涕淚浪浪。
楚孺子之歌餘音嫋嫋。皆見探於書中。著爲天下萬世自伐其國
者垂之法戒也。民生天地之間。所以自樂其生者。欲惡而已矣。君

不能待民以誠。所惡與聚。所欲勿施。則民與君載胥及溺而已。不誠則自暴自棄也。不誠則不能親其親長其長也。不誠而不能行文王之政也。不誠而爭地爭城以殺人也。如是而猶惟恐民之不順也。嗚呼。其聲音笑貌可爲也。觀其眸子而其誠可掩乎哉。淳于髡滑稽之徒也。笑之曰。今天下溺矣。奚以誠爲。孟子亦本至誠而告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蓋道者平治天下之具。即援天下之本也。先聖後聖。未有外乎道揆著也。

政治之學。其始於家庭乎。父子相夷則惡矣。君民獨可以相夷乎。離則不祥。莫大焉。君之於民。猶是也。惟有至誠相見而已。禮記曰。先意承志。曾子之養志。誠之至也。能盡其誠於家庭。乃能出而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至誠相感而已。能誠故不必斤斤於毀

譽也。必不輕易其言也。必不自滿而好爲人師也。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信者誠之基也。其從於子敖來。孟子懼其不誠也。而戒之。千古至誠感神者。其惟虞舜乎。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至誠相感而已。大孝終身慕父母。慕之至者。誠之至。終其身而至誠無間時也。惟誠故生機。盛生機。盛故知足之蹈。手之舞之者。誠之至也。此天地之生理。生民之生氣也。宇宙之內。家庭之際。政治之設施。無非至誠之精神。則民生其間者。耕田鑿井。手舞足蹈。自發於不容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嘗神遊於唐虞之世。嗚呼。何其盛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誠精而明。乃能察知理一分殊之道。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目力耳力心思其誠。

同也。而其分殊也。惠也。政也。其分亦殊也。爲政者。每人而悅之。其
心不誠也。不誠。故視臣如犬馬。視臣如寇讎也。無罪而殺士。無罪
而戮民也。而千古篡弑之禍。起於此矣。不誠。故不仁而不義也。非
禮而非義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無所不爲。而不顧後患。此
其惡教化之感。人數十年。洗濯之而不能盡也。嗚呼。其可痛也。於
是聖人一意以至誠救之。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
也。不爲己甚。惟義所在。惟其誠而已矣。天地之性。人爲貴。何以見
其可貴也。貴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何心也。純一無僞者也。純一
無僞者。誠也。養生送死。皆此一心之誠也。本是心以求學。則能深
造於道。而反說約也。本是心以爲治。則能以善養人也。言無實不
祥。無實者。不誠也。聲聞過情。過情者。不誠也。橫覽當世。朝廷之上。

也。社會之中。渾渾者。無非若而人也。此不中不才之士。所以盈天下也。

孟子用是大聲而疾呼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者。至誠之心也。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皆是心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求治之心。何其誠也。此所謂道揆也。所謂其揆一也。聖人既竭心思。至斯而極也。君子之澤。漸漬於禮義之邦。數百年而不斬。其道乃傳之於孔子。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而其道乃傳之於孟子。孟子聞而知之者也。故曰予私淑諸人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其誠同也。且夫聖人之所以救人心者。

首在止。天下之殺機。易傳曰。飲食必有訟。殺機之起在乎取與之。微一簞食。一豆羹。匹夫之大欲存焉。而死生性命以之。逢蒙之殺。羿殺機之最烈者。此惡人之尤。上帝所必誅者也。聖人欲止人心之殺機。爰思發明至善之性。而無如天下之智者紛紛乎。其多鑿也。則是率天下而出於不誠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誠者。天之道也。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君子存之者。此也。橫逆無道。庶民去之者。此也。君子有終身之憂。舜何人也。終其身至誠無間者也。顏子當亂世之心。猶禹稷當平世之心也。子思居於衛之事。猶曾子居武城之事也。其分殊而其理一也。皆誠也。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匡章之設心。愚誠也。王使人問夫子。齊王之不誠甚矣。以不誠導其國。於是乎徧國中人皆齊人。

堯舜與人同耳。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賊其民者，賊天下之性也。賊天下之性而齊人出焉，齊人不誠之尤者也。非人而人之者，痛乎人道之將滅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齊之臣諂諛逢迎之狀，不可以名言。痛乎人道之將亡也。痛乎人道之將亡，實始於不誠也。齊君之誑其民，齊人之誑其妻妾，其不誠一也。齊君曰：我有富貴利達，可以吸服人也。齊人曰：我有富貴利達，可以驕其妻妾也。設一大卑鄙齷齪之途，驅天下之人而施從之。小人之澤綿綿延延，雖百世而未知所斬。痛乎人心之將亡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若順也）天絕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蓋至誠滅則廉恥亡，廉恥亡則人心死。皇以上帝鑒觀四方，以爲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如。此。則。與。禽。獸。奚。擇。焉。於。是。草。除。而。芟。薙。之。秦。政。一。出。焚。書。坑。儒。而。士。大。夫。之。禍。至。於。不。忍。言。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皆。自。取。之。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聖。賢。之。所。爲。夜。以。繼。日。悲。天。而。憫。人。者。悲。乎。此。也。憫。乎。此。也。然。則。何。以。救。之。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誠。者。人。之。道。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思。誠。而。人。道。乃。不。至。於。滅。亡。也。

方云首節叙小
人卑鄙情狀如
書二節叙右師
駢秦聲口如畫
三節觀孟子處
得極平和禮字
是主意

張氏云。天雖高。星辰雖遠。而其故皆可而求。蓋莫非循自然之理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而况他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人紀。裁成萬化。其事業為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毫末於此。皆天下之性所當然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張氏云。右師王驪。齊之嬖卿也。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蓋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

顧氏亭林云。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錢氏曰。公行子當是為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為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禮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即職喪之禁令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張氏云。右師不悅。而以為簡己者。蓋孟子一時之所尊敬。驩雖小人。亦以孟子為重也。故欲幸假其辭色。以為己之榮。是以望於此。而以其不我顧為簡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我。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此章通體不言
孝而處皆含
孝字中間插入
有人於此三節
特為恢詭末節
是故一頓始結
出本旨末以釋
作結文境尤縹
渺學者得我言
再將原文細讀
自有會悟

張氏云。君子之動。無非禮也。朝廷不慝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禮也。君子行禮。故常履安地。而有餘裕。他人不由禮。則自蹈於險。艱而已。所謂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
愚按。孔子之待陽貨。亦不過循禮而已。聖人處憂患之境。陳九卦以履卦為首履者。禮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此章書隱括。孝經大義。孟子之學。得自曾子。故七篇中發明曾子微言甚夥。而此章為尤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此心字。即本心。明本心。則為人。昧本心。則為禽獸。仁者。長人之德。禮者。嘉會之源。孝之所推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即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慢於人之義。孝之道。愛敬而已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君子非懼橫逆也。懼傷其身以傷其親也。我必不忠四字最好。蓋竊仁禮以作僞最足取禍。妄人昧其本心者也。禽獸則不可教訓。不知話言。故曰又何難焉。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終身之憂，孝子終身不忘其親也。一朝之患，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辱及其親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以必以舜為法者，舜大孝之人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所以兢兢業業以保其身者，跬步不敢忘其親也。由是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如曾子所謂我知免矣。蓋孝之始終，賅於是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易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禹、稷生唐虞之世，堯舜能用之。君明臣良，志同道合，是以不惜

方云首二節叙
事以下論贊同
道二字是主只
說禹稷之所以
急而顏子一面
自見此文之高

簡處也正論已
畢收忽設二喻
測奇恣變化不可

犧牲其身以為天下孔子賢之者賢其出之得其時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易曰潛龍勿用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顏子生春秋之季世無用我而又有孔子一車兩馬周游列國以行其道故可處於陋巷而不出孔子賢之者賢其處之得其時也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易傳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言體用之相為消息也聖賢同歸而殊塗故曰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危以動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禹稷之所以如是其急者非好自表暴也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也若因匹夫有責之言而強預人事或借己溺己飢之說而隱以圖名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引喻結束更不
回應本文飄忽
奇橫蘇文中常
用此法

張氏云。顏子未見於施爲。而遽比之禹稷。不亦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果何所自乎。德者本也。事功者末也。而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所謂事功在聖賢。夫何有哉。惟其時而已矣。

愚按。易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象傳曰。進无咎也。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象傳曰。以時發也。此言乎其當行也。乾之上六曰。亢龍有悔。文言傳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此言乎其當止也。聖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若處當止之時。而強欲行之。則知得不知喪。必至有悔矣。是以曾子常誦孔子之言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張氏云。墨氏兼愛。似乎禹稷之憂民。楊氏爲我。似乎顏子之往陋巷。惟其不知天理。時中而妄意以守一義。蓋墨氏終身被髮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鬪。而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賊。夫道豈不甚哉。

愚按。此章發明理一分殊之旨。天下皆同胞也。何所謂同室。何所謂鄉鄰。亦視乎其心理。與其境遇之異。爾。易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人。謂之同室。可也。易傳曰。近而不相得。則凶。不相得。謂之鄉鄰。可也。故君子之出處。視乎道之合與不合。孟子一書。不言易。而其論出處進退之道。則無非易理。在善易者。心通而神會之。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君子交遊。必以其道。故公都子疑焉。爾。

方云兩夫章子
作提筆一是則
章子已矣作結
如筆筆意開合自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人有陽剛之惡有陰柔之惡惰其四支博弈好飲酒好貨財私妻子從耳目之欲皆陰柔之惡也好勇鬪很陽剛之惡也陰柔之惡皆使父母失其養固為不孝陽剛之惡負其血氣逞激烈之性以陷父母於危險之地其不孝為尤大也孝經孔子言五孝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而孟子則言五不孝此五不孝尤世俗之所易犯有一於此即為不孝也天下人子其慎之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愚嘗謂家庭之間非計較是非之地得孟子之言而益信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

矣。

人子處家庭之際。觀其設心焉。爾如章子。處人紀之艱。而設心不負其父。聖賢猶哀其愚。而諒之。世俗人子。卑鄙悖逆。或爭田宅。或奪貨財。設心如此。无異禽獸。人心日下。皆由於此。愚嘗謂凡父子兄弟爭財者。其家必不昌。何者。為其所斤斤計算者。皆己之骨肉也。則不祥孰甚焉。

又按國策載秦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齊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赦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據此。是章子之父自殺其妻。父子因而責善。而章子乃出妻屏子。終身不養。迨父死之後。並不敢更葬其母。此其為孝至矣。孟子所以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也。通國皆稱不孝末世之是非。尙足憑乎。嗚呼。章子處人紀之至艱。而其孝如此。其用心委曲如此。然則處家庭之順境者。曷為而尙猶拂逆其親乎。讀孟子之言。其亦瞿然自省。憬然以悟乎。

方云亦傳論體也。文格與禹稷章同。而論贊少。為變化。又云諸馮禹稷及此。章皆就古人行事。之不同。一者以描點道之。可以示學者。不道明君子時中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偁去。君誰與守。

張氏云。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夫於其所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而於其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故慷慨殺身者。易而從容就義者。難。故常人為血氣所蔽。是以莫能擇義而處。惟君子燭理之明。克己之力。故於事物物之間處之。而從容也。此曾子子思之所以同道歟。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張氏云。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固非為臣矣。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與其難。蓋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為之臣。則固為微矣。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逃之。可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義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有哉。故曰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以其天理時中。一而已。嗟乎。知曾子子思之所處。則知微子比干箕子之事矣。易之為書。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於其事當其時。而各有處焉。蓋莫非天理之素也。非夫克己窮理者。其孰能與於斯哉。

愚按。古之學者。必尊師。師者所以傳道也。授業也。解惑也。三代而後。為師者不知所以自尊。而失其為父兄之道。學者遂視師為平等。而失其為弟子之禮。漢司馬遷過夷門。思信陵君之執轡。傍徨而不忍去。有以也。為其得尊師之道也。或曰。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然。則子思非師歟。子思自處素高。奚為不去。歟。曰。子思居衛。有守土之責。所以寇至而不當去。以其為臣而非為師也。自古無土地之責者。乃無必死之義。若夫既受人之土地。則無避難之理。惟子思自處之高。故於

方云此篇多發
揮道一之說如
舜文同揆禹稷
顏子同道皆指
子思同道而已
點道一而於此
章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明已
耳又所以明無
之道與堯舜無
異堯舜之道固
人人所固有二
人所共由無二
道也可謂深切
著明矣
方云麀酒肉而
後反則盡富貴
也將小人情狀
也大口氣形容
張大氣未嘗有
顯者來更將女
子聰明語氣盡
出徧國中與
立談者是國中
人鄙薄情狀此
其為驥足之道
也是恍然大悟
語氣今若此是
含蓄憤恨語氣
施從外來是

守土之義斷斷乎其必爭也。易否之象傳曰：君子以儉德辟難，困之象傳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其地各殊，故其義各有所當也。此章亦發明理一分殊之旨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朱注：儲子齊人也，瞶竊視也。

愚按：齊王愚甚矣，瞶其所不當瞶也。使王而果敬孟子之品，學師之可也。舉國而從之，可也。瞶何為者？使孟子而果有非常人之行，亦非黠淺之人所能知也。瞶何為者？孟子曉之曰：堯舜與人同耳。所謂言必稱堯舜也。人之性皆善也，庶民去之者，去此善也。君子存之者，存此善也。不過幾希之間也。此堯舜所以與人同，而人終不能與堯舜同也。齊王亦為善而已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瞶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際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驥足之道也。其妻

香濁情狀無不
描寫如生
文章有法
有中之點綴
有加倍描寫法
有國中之無東郭
談者卒之祭者心
目中之綴法也
施施從外來
其妻妾加倍描
寫法也
今若此三字頓
挫無限烟波
蘇云轉作斷語
簡潔韓柳諸傳
皆如此

歸告其妻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孟子何惡乎齊人惡其乞焉爾齊人曰天下人皆乞我何為獨不乞人皆壓酒肉我獨不得醉飽也人皆富貴顯者而我曾不得效顰也乞者非我之所借也人借之而我學之也嗚呼惟如是故天下無人不乞惟如是故天下皆齊人夫天下無人不乞則乞之途愈窮而富貴顯者必不能得天下皆齊人則人人不知自立而皆至於餓且死君子曰是乞之終不可為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富貴利達之人未嘗不讀書談道而并其不如妻妾者妻妾之心尚有良知富貴人之心全喪其良知也曷為而全喪其良知推原禍始在於有所求爾求者倚賴之性奴隸之行而覆宗蠹國之根由也易言畜臣妾論語言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舉世滔滔而為奴隸之行家焉有不破國焉有不徵者哉孟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是富貴利達人之居心品行并出於妾婦之下其推勸為尤深且人生當世無不各有其天職苟人人各安其分各盡其職則天下自治今皆倚賴而出於求於是在上者不能不徇情徇情而遷就依回敷衍泄沓之風由此而積其始不過倚賴繼則誣騙終則為穿窬盜賊之行此而不足又顧之他舉天下至重之政治至大之事業盡寄於若輩之手蔽賢殃民寢成一泯泯夢夢之世如是而家焉有不破國焉有不徵者哉孟子此章本意不過戒人之干求而吾謂在上者苟能斥絕干求之徒則士大夫奔競之風不禁而自息閭門之內詎復有羞且泣者乎然世之人惟知有富貴利達而不知為妻妾地者蓋蚤起之良知消亡久矣夫也不良讀墓門之詩或通身汗下乎願或者謂相泣於中庭其風為已古矣

雄年恣肆其理
其文均可當古
不磨大義諸篇
均本易序卦傳
此篇較難著筆
文境至此亦逢
謂取之左右逢
其源矣

離婁篇大義

孔子作易乾卦文。言傳曰存誠曰立誠。以發明自強之義。傳之於
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傳之周子。大哉誠也。其天地之奧。國家
之之所以立乎。聖人既竭目力。既竭耳力。既竭心思。皆誠爲之也。
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治其民。蒙
幽厲之名而不恤。由是而失天下。誠也者。保四海。保宗廟。社稷。保
一身之根源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求諸己。本身作則而已矣。
故沛然德教行乎四海矣。不誠則不仁。不仁則安其危而利其菑。
孟子深薄夫齊人深惡夫楚咻者也。然而齊景公之語涕淚浪浪。
楚孺子之歌餘音嫋嫋。皆見探於書中。著爲天下萬世自伐其國
者垂之法戒也。民生天地之間。所以自樂其生者。欲惡而已矣。君

不能待民以誠。所惡與聚。所欲勿施。則民與君載胥及溺而已。不誠則自暴自棄也。不誠則不能親其親長其長也。不誠而不能行文王之政也。不誠而爭地爭城以殺人也。如是而猶惟恐民之不順也。嗚呼。其聲音笑貌可爲也。觀其眸子而其誠可掩乎哉。淳于髡滑稽之徒也。笑之曰。今天下溺矣。奚以誠爲。孟子亦本至誠而告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蓋道者平治天下之具。即援天下之本也。先聖後聖未有外乎道揆著也。

政治之學其始於家庭乎。父子相夷則惡矣。君民獨可以相夷乎。離則不祥莫大焉。君之於民猶是也。惟有至誠相見而已。禮記曰。先意承志。曾子之養志誠之至也。能盡其誠於家庭乃能出而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至誠相感而已。能誠故不必斤斤於毀

譽也。必不輕易其言也。必不自滿而好爲人師也。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信者誠之基也。其從於子敖來。孟子懼其不誠也。而戒之。千古至誠感神者。其惟虞舜乎。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至誠相感而已。大孝終身慕父母。慕之至者。誠之至。終其身而至。誠無間時也。惟誠故。生機盛。生機盛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誠之至也。此天地之生理。生民之生氣也。宇宙之內。家庭之際。政治之設施。無非至誠之精神。則民生其間者。耕田鑿井。手舞足蹈。自發於不容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嘗神遊於唐虞之世。嗚呼。何其盛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誠精而明。乃能察知理一分殊之道。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目力耳力心思其誠。

同也。而其分殊也。惠也。政也。其分亦殊也。爲政者。每人而悅之。其
心不誠也。不誠。故視臣如犬馬。視臣如寇讎也。無罪而殺士。無罪
而戮民也。而千古篡弑之禍。起於此矣。不誠。故不仁而不義也。非
禮而非義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無所不爲。而不顧後患。此
其惡教化之感。人數十年。洗濯之而不能盡也。嗚呼。其可痛也。於
是聖人一意以至誠救之。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
也。不爲己甚。惟義所在。惟其誠而已矣。天地之性。人爲貴。何以見
其可貴也。貴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何心也。純一無僞者也。純一
無僞者。誠也。養生送死。皆此一心之誠也。本是心以求學。則能深
造於道。而反說約也。本是心以爲治。則能以善養人也。言無實不
祥。無實者。不誠也。聲聞過情。過情者。不誠也。橫覽當世。朝廷之上。

也。社會之中。渾渾者。無非若而人也。此不中不才之士。所以盈天下也。

孟子用是大聲而疾呼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者。至誠之心也。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皆是心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求治之心。何其誠也。此所謂道揆也。所謂其揆一也。聖人既竭心思。至斯而極也。君子之澤。漸漬於禮義之邦。數百年而不斬。其道乃傳之於孔子。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而其道乃傳之於孟子。孟子聞而知之者也。故曰予私淑諸人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其誠同也。且夫聖人之所以救人心者。

首在止。天下之殺機。易傳曰。飲食必有訟。殺機之起在乎取與之。微一簞食。一豆羹。匹夫之大欲存焉而死。生性命以之。逢蒙之殺。羿殺機之最烈者。此惡人之尤。上帝所必誅者也。聖人欲止人心之殺機。爰思發明至善之性。而無如天下之智者紛紛乎。其多鑿也。則是率天下而出於不誠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誠者。天之道也。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君子存之者。此也。橫逆無道。庶民去之者。此也。君子有終身之憂。舜何人也。終其身至誠無間者也。顏子當亂世之心。猶禹稷當平世之心也。子思居於衛之事。猶曾子居武城之事也。其分殊而其理一也。皆誠也。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匡章之設心。愚誠也。王使人問夫子。齊王之不誠甚矣。以不誠導其國。於是乎徧國中人皆齊人。

堯舜與人同耳。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賊其民者。賊天下之性也。賊天下之
性。而齊人出焉。齊人不誠之尤者也。非人而人之者。痛乎人道之
將滅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齊之臣諂諛逢迎之狀。不可
以名言。痛乎人道之將亡也。痛乎人道之將亡。實始於不誠也。齊
君之誑其民。齊人之誑其妻妾。其不誠一也。齊君曰。我有富貴利
達。可以吸服人也。齊人曰。我有富貴利達。可以驕其妻妾也。設一
大卑鄙齷齪之途。驅天下之人。而施從之。小人之澤綿綿延延。雖
百世而未知所斬。痛乎人心之將亡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
道受命。不若於道者。若順也。天絕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
蓋至誠滅則廉恥亡。廉恥亡則人心死。皇以上帝鑒觀四方。以爲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如。此。則。與。禽。獸。奚。擇。焉。於。是。草。除。而。芟。薙。之。秦。政。一。出。焚。書。坑。儒。而。士。大。夫。之。禍。至。於。不。忍。言。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皆。自。取。之。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聖。賢。之。所。爲。夜。以。繼。日。悲。天。而。憫。人。者。悲。乎。此。也。憫。乎。此。也。然。則。何。以。救。之。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誠。者。人。之。道。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思。誠。而。人。道。乃。不。至。於。滅。亡。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孟子新读本 (下册) 第四篇下

作者 = null

页数 = 60

出版社 = null

出版日期 = null

SS号 = 11321630

DX号 = 000005678331

url =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678331&d=9065433F51D8EB605BDCD34F3FDCC5BB&fenlei=09030502&sw=%C3%CF%D7%D3%D0%C2%B6%C1%B1%BE